



KATE CLIFFORD LARSON

罗斯玛丽

[美] 凯特·克里福·拉森 著
张琼懿 译

The Hidden Kennedy
肯尼迪家族 Daughter
隐藏的女儿

ROSEMARY

- 罗斯玛丽——因天生智能障碍、“大脑额叶切除术”而致终身残疾，成为肯尼迪家族隐藏数十年的秘密
- 肯尼迪家族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由她而起
- 罗斯玛丽的故事即将搬上大银幕，由女星艾玛·斯通主演
- 全球畅销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；入选《人物》杂志 2015 年度十大好书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ROSEMARY 罗斯玛丽

肯尼迪家族隐藏的女儿

The Hidden Kennedy Daughter

[美] 凯特·克里福·拉森 著 张琼懿 译

KATE CLIFFORD LARSON

ROSEMARY: The Hidden Kennedy Daughter by Kate Clifford Larson
Copyright © 2015 by Kate Clifford Larson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
through Bardon - Chinese Media Agenc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,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版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11-2017-192号

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(行路出版)授权。
版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11-2017-18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斯玛丽:肯尼迪家族隐藏的女儿/[美]凯特·克里福·拉森著;张琼懿译.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8.10
ISBN 978-7-5339-5366-9

I. ①罗… II. ①凯… ②张… III. ①罗斯玛丽—传记
IV. ①K837.1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8744号

策划统筹:曹元勇
责任编辑:王青
封面设计:宋涛
责任印制:吴春娟

罗斯玛丽:肯尼迪家族隐藏的女儿

[美]凯特·克里福·拉森 著
张琼懿 译

出版: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:310006

网址:www.zjwycbs.cn

经销: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:205千字

印张:8.25

插页:1

版次: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339-5366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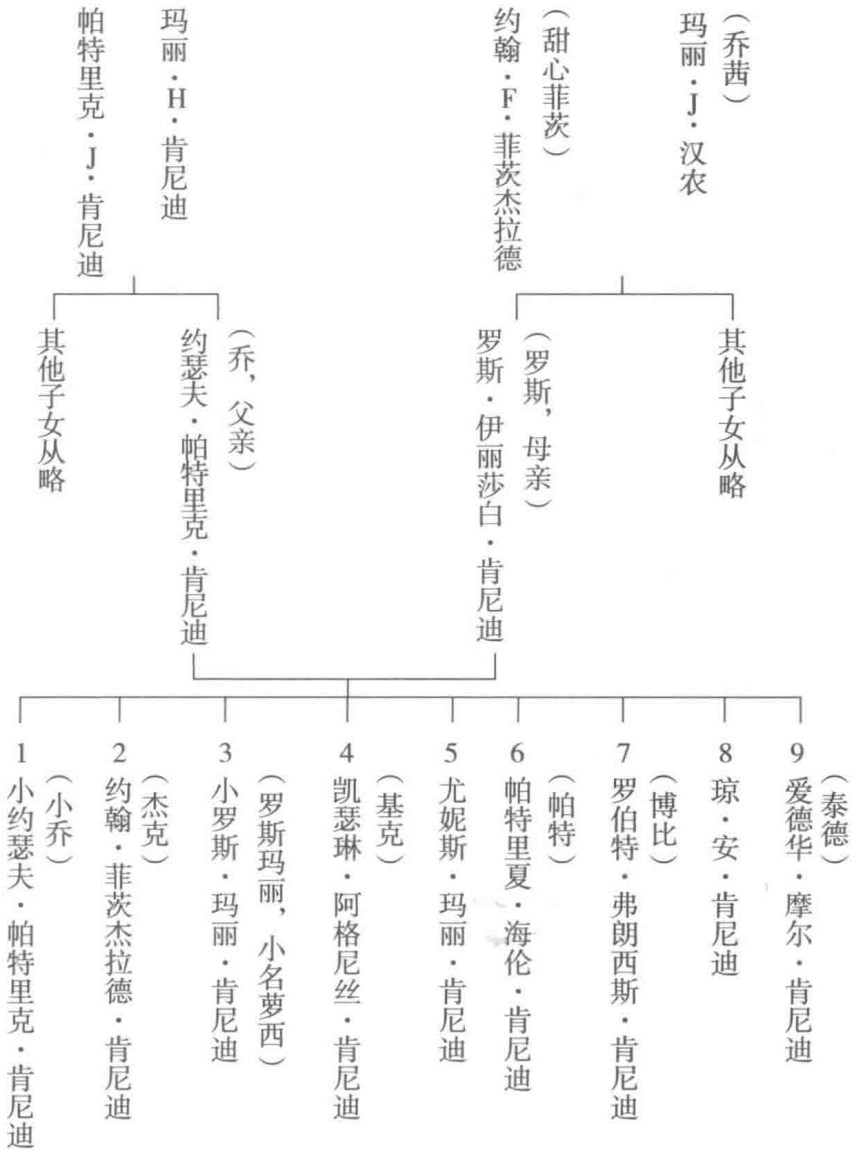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3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献给那些
与残疾和精神疾病奋战的人
也献给爱他们的家人

肯尼迪家族成员表



注：名字上方数字表示出生顺序

目 录

第一章	生产时的意外	001
第二章	委曲的才女,强势的母亲	022
第三章	一再落后	039
第四章	频繁转学	054
第五章	短暂避风港:蒙特梭利学校	086
第六章	竞争激烈的家,是她的战场	119
第七章	一劳永逸的方法	142
第八章	再见了,罗斯玛丽	156
第九章	因为她,他们决定改变社会	175
后 记		211
致 谢		216
缩略词索引		219
原 注		221

第一章 生产时的意外

(一九一八年)九月十三日星期五,肚子里怀着老三的罗斯·肯尼迪开始感觉到肚子一阵阵剧痛。家里请来负责在怀孕后期照顾她的护士,立刻通知了罗斯的产科医生弗烈德瑞克·古德(Frederick L. Good),请他尽快前来。当时肯尼迪一家人住在波士顿郊区布鲁克莱恩镇(Brookline)比尔斯(Beals)街八十三号。罗斯的前两胎——当时三岁的小约瑟夫·肯尼迪(Joseph Patrick Jr.,小名小乔)和十六个月大的约翰·肯尼迪,都是在家里出生的,罗斯打算这一胎也在家里生产。在那个疾病恐慌的年代,怀孕过程能够一切顺利,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罗斯已经充满了感恩。

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期间,西班牙流感肆虐全球,在世界各地夺走了上千万条性命,遭受感染的人更是不计其数。一九一八年,病魔把魔爪伸入了波士顿,开始袭击波士顿居民。到了那年九月中旬,已经有五千多名波士顿居民感染了西班牙流感。有如瘟疫一般的西班牙流感,一年内侵袭了美国三次,这次是第二波。戏院、学校、会堂、教堂等公共场所都被迫关闭,政府也要大家尽量

别出入公共场合,以免疫情继续扩大。波士顿和郊区的地区医院和诊所里,人满为患。过去有流感侵袭时,受威胁的通常是年幼的儿童和年长的老人,但是这一次不一样,原本身强体健的一些青年男女也难逃其害。才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,甫从欧洲凯旋的年轻士兵,感染了肺炎、引发呼吸衰竭,因而死亡的数以千计。一名当时在波士顿夜以继日工作的护士表示,疫情最严重时,“整座城市仿佛正迈向死亡,每户人家都有病危的人,街上到处在举办丧礼”。在短短的六个月内,有将近七千名波士顿居民病逝。

所幸,罗斯和丈夫乔(Joe)^①家里,没有遭受这个致死病毒波及,两个年幼的孩子都安然无恙。他们聘来的这名护士,每天都会帮罗斯和怀里的胎儿做例行检查。她会听听孩子和母亲的心跳、从产道诊察胎儿的位置、记录胎儿在子宫内活动的情形等,待医生来看诊时,再仔细向医生报告这些结果。她在发现罗斯有产兆后,立刻通知了古德医生,紧接着将罗斯的房间布置得像医院里消毒过的产房,同时吩咐女管家和用人去烧热水,并再三确认医生待会儿可能会用到的器材或仪器,都在伸手拿得到的地方。

这名护士受过最新的产科护理训练,她谨记着受训期间护理手册上的一段话:产科护士负责照顾的人有两个:一是怀孕的母亲,一是尚未出世的孩子。“万一不幸,母亲在医生还未抵达前死去,”《产科护理》(*Obstetrical Nursing*)指导手册上这么写道,“这名护士不管对医生或是对这个家庭,都难辞其咎。”这样的训诫让照顾产妇的

① 老约瑟夫·帕特里克·肯尼迪(Joseph P. Kennedy Sr.)。(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,均为译者注。)

护士处于两难：她受过的训练一方面教她如何接生，但另一方面又建议她等候医生来接生。

罗斯的阵痛愈来愈剧烈了，但是这名护士不能为罗斯施打麻醉，因为她既不是医生，也不是麻醉师。这种事，恐怕只能等古德医生，还有和他合作的麻醉医师爱德华·欧布莱恩医生（Edward J. O'Brien）抵达时，才能进行。

只不过这一天，医生还没到，孩子就进到产道了。随着阵痛一波波加剧来袭，罗斯也按捺不住地把孩子往外推。护士要她保持镇静，希望她撑过每一次阵痛，压抑住把孩子往外推的冲动。但是孩子已经等不及了，她的头就要出来了，这在生产过程中是极为关键的阶段。当时的人已经明白，孩子在产道里待太久会缺氧，大脑可能因此受损，导致生理缺陷。

为了照顾众多流感病患，罗斯的医生迟到了。护士要罗斯夹紧双腿，阻止婴儿诞生。即使她是受过训练的产科护士，还是选择不接生这个孩子。

“我对我的产科医生充满信心，”罗斯在多年后这么写道，“我也对上帝有信心……我深信，一旦身体承受的痛苦结束，我就可以迎接喜悦了。”一旦孩子出生，就没事了，她心里这么想。然而，提供病人最好的照料，或许不是古德医生和同僚的行事原则。那个年代健康保险尚未问世，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波士顿人提供医疗服务，可以为他们带来非常稳定而优渥的收入。如果古德医生错过接生孩子的机会，他损失的接生费与新生儿照顾费用，高达一百二十五美元。并拢双腿还是阻止不了孩子出生，于是护士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手段：她用手挡住孩子的头，让婴儿继续停留在产道内，受尽了整

整两个小时的折磨。

终于，医生来到肯尼迪家了，那时是晚上七点钟，他接生了罗斯这个看似健康的宝宝。肯尼迪夫妇在《波士顿环球报》(*Boston Globe*)上宣布了这名婴孩诞生的消息：“继两个健康的男孩后，家里的孩子房又添了一名秀丽的小姑娘。”祝贺的鲜花、卡片从四面八方涌来。孩子依母亲的名字取名，叫小罗斯·玛丽·肯尼迪(Little Rose Marie Kennedy)。小时候家人叫她萝西(Rosie)，长大后叫她罗斯玛丽(Rosemary)，她将拥有来自父母双方的疼爱与照顾。

罗斯玛丽是个“乖巧安静的孩子，她不像两个哥哥那么爱哭”。五十多年后，罗斯这么回忆道。生下罗斯玛丽后，罗斯卧床休息了几个星期，一般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妇女产后，差不多都休息这么长的时间。当时的观念认为，刚生产完的妇女应该卧床至少九天，之后几天可以慢慢恢复日常活动，像是走路之类，然后再花几个星期，逐步适应更大的活动量，所以理想上要坐月子六个星期。罗斯很享受那段时光，因为她可以全心全意陪伴、照顾、宠爱刚出生的罗斯玛丽。至于两个男孩，则交由兼职和全职的育婴女佣或其他用人来照顾，帮他们梳洗、准备食物等等。回想起那段她和宝宝独处的时光，罗斯写道：“那段时间，能和婴孩共享片刻的宁静，对母亲和婴孩都是好事。”

当时，乔刚升任福尔河造船厂(Fore River Shipbuilding Company)的协理。这家造船厂是伯利恒钢铁(Bethlehem Steel)的子公司，因着这份工作，乔可以让他太太过上贵妇般奢侈的生活。罗斯玛丽出生时，乔三十岁，战争期间，绝大多数这年纪的男性都会被

征召入伍,但是由于乔的公司正在制造欧洲战场上急需使用的海军舰艇,他底下有数千名工人,掌有数百万美元的政府合约,所以免了这项劳役。乔在工作上表现得可圈可点,不论经商还是管理方法都很有一套,除了让造船厂快速拓展、员工不断扩编,他也顾及了员工的吃、住、交通等问题。他的工作量遽增,每天工作时间颇为冗长,晚上经常没办法回家,这样的工作习惯养成后,跟了他一辈子。然而,拼命三郎般的工作态度,也让乔从此有消化道溃疡的毛病。在罗斯玛丽出生一个月后,乔就曾住院休养身体。消化道溃疡等肠道问题持续困扰着他,直到他死去。

乔和罗斯是在一九一四年结婚的。容貌与智能兼具的罗斯,是波士顿市长约翰·“甜心菲茨”·菲茨杰拉德(John “Honey Fitz” Fitzgerald)的长女,母亲玛丽·约瑟芬·“乔茜”·汉农(Mary Josephine “Josie” Hannon)则来自东波士顿当时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家族。这场婚姻无疑是政治与经济的坚强结合,也因着这样的政经基础,夫妇俩很快便晋升为新兴爱尔兰社会、政治,以及经济精英社群中的翘楚。

早在十九世纪中叶,大约是两个世代前,波士顿北端开始聚集许多移民和穷苦的劳动阶级,他们的需求和追求的利益,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波士顿婆罗门(Brahmin)^①和扬基贵族^②截然不同。他们的祖先都是早在好几个世纪前就在波士顿落脚,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与社会雏形都是由他们建立的。从这个地区的政治、教

① 波士顿婆罗门指早期英国移民的后裔,他们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奠定了社会基础,通常经济条件优越,具备深厚的文化涵养,有强烈的门第阶级观念。

② 扬基贵族指住在新英格兰地区,那些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殖民者后代。

育、社交活动、社交关系、经济,甚至城镇的景观,都可以看出新教徒带来的影响。有权势的商业界、政治界、文学界领袖比邻而居,自成一群与众不同的新教徒贵族。

东边与北边分别以波士顿港和查尔斯河(Charles River)为界的波士顿北端,占地只有一百英亩,却是美国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方。一八六〇年,密密麻麻的巷弄中住了两万七千个居民,当中有一半以上是爱尔兰移民。几年后,逃离政治、经济和农业灾难的东欧人,以及各地受反犹太迫害的人,一波波涌进,大家都希望在这里找到新愿景。在这里,廉价公寓和血汗工厂四处林立,街道和码头上人满为患,景致与相隔半英里的比肯丘(Beacon Hill)^①,有如天壤之别。

这个人口爆炸的小地方,为整个城市和它的居民带来了庞大的压力。尽管地方经济因而蓬勃发展,但是垃圾、污水、低工资等问题,威胁着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活福祉,为此,大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。学校的学生人数超额,教室里坐了各个种族的学生,大家都有各自的语言。波士顿城步履踉跄地设法收容这些居民;当地出生的贵族们认为,这些新移民必须学会英语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,他们得尽快“美国化”才行。许多公立学校都改以轮班的方式上课,每天开放十八个小时,除了提供各年龄层的孩童接受教育的机会,也提供课程给他们的父母。

终于,菲茨杰拉德一家人再也受不了这样拥挤的住宅与街道,搬离了罗斯的父亲约翰·菲茨杰拉德成长的地方。罗斯的母亲乔

① 比肯丘是住商混合的高级住宅区。——编者注

茜来自距离波士顿西边二十五英里外的农业小镇阿克顿(Acton)。两人结婚后搬到了波士顿北端,但是乔茜一直向往着空气新鲜,有着蓝天绿地的乡下地区。于是在一八九二年,罗斯两岁时,菲茨杰拉德如了妻子的愿,在距离阿克顿三英里的西康科德(West Concord)买了一座大房子。

就像许多爱尔兰邻居一样,为了更大的生活空间和更好的生活质量,他们离开了比他们穷困的邻居,还有残破不堪的木屋和老旧的砖屋。在一八九〇年代晚期到一九二〇年代,波士顿西端、布赖顿(Brighton)、洛克斯伯里(Roxbury)、多尔切斯特(Dorchester)和海德公园(Hyde Park),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成长与发展,促进了这些地区与波士顿市区的整合。一八九七年,波士顿的高架铁路与地下铁完工,使得这些地区往来波士顿市区的交通更为便利,谋生也更为容易。

一八九五年,一心想在政坛闯出名堂的非茨杰拉德进入了国会,从此得在西康科德和华盛顿两地之间奔波。乔茜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,加上离娘家近,又有好学校和大批仆佣,因此菲茨杰拉德虽然经常不在家,她的生活也不成问题。不过甜心菲茨始终忘不了波士顿城内人声鼎沸的气息,于是他决定投入一九〇五年的波士顿市长选举,好将一家人搬回市区。将乔茜从她安逸的田园生活带回市区的条件,是多尔切斯特的维尔斯(Welles)大道上一栋华丽的豪宅,以及通往市区便利的交通。

甜心菲茨担任市长期间,波士顿的爱尔兰人已经成为一群团结的选民,连续几十年胜选,让他们不只在市政府,也在经济和社会机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。通过在各个小区组织与委员会中安排

选区政客,爱尔兰移民有效整合了政治力量,形成了一部强大而稳健的政治机器。正是这种组织能力,让菲茨杰拉德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市长选举中,获得压倒性的胜利,这一年,罗斯十五岁。不过,菲茨杰拉德和那些在爱尔兰出生的移民前辈,有很明显的差异:他是美国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中,较年轻且思想较开明的一群,他们为贫穷、饥饿、失业和受压迫者发声。虽然菲茨杰拉德此前已经在不同的市立、州立,甚至国家级办公室服务过,但是当上波士顿市长这件事,在向来由清教徒居高位的波士顿中,仍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当时他的竞争对手是乔的父亲帕特里克·肯尼迪(Patrick Kennedy),虽然肯尼迪败选,但是两人依旧维持友好,甚至是政治同盟。

事实上,甜心菲茨和帕特里克·肯尼迪家,长久以来在政治和社交上便有往来;打从罗斯和乔孩提时期起,两家人夏天就常一起在缅因州的旧奥查德海滩(Old Orchard Beach)度假。不过,一直到一九〇六年夏天,罗斯从多尔切斯特中学(Dorchester High School)毕业,乔也即将在声望卓著的波士顿拉丁学校(Boston Latin School)开始最后一年的学习时,这两个年轻人才熟识起来。两人在旧奥查德海滩经朋友介绍而重新认识后,爱苗逐渐滋长。

当时的罗斯身价不凡,她以新任市长女儿的身份,踏进了波士顿的爱尔兰社交圈。除了长得漂亮、头脑聪颖,落落大方的个性更让她成为波士顿爱尔兰裔里的明日之星。她修习外语、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(New England Conservatory)学钢琴、在波士顿市立图书馆当志愿者,也参与波士顿城内的德国和法国文化交流活动。镁光灯焦点下的她出尽了风头。

罗斯是父亲竞选路上的最佳拍档,还在高中时期,她就经常和父亲同台,代替母亲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游行、午宴、晚宴和各种政治聚会。罗斯出生于一八九〇年,她的出生填补了菲茨杰拉德内心的一大遗憾。菲茨杰拉德的一位哥哥和两个妹妹,都不幸在婴孩时期夭折,他的母亲也在一八八〇年过世了。菲茨杰拉德在和来自阿克顿的乔茜·汉农结婚后,夫妻俩随即搬到菲茨杰拉德位于波士顿北端的家,和他还在世的其他九个兄弟同住。自从母亲过世后,这个家就没有其他女人住过。他很渴望有个女儿,而罗斯帮他达成了这个梦想。一位和菲茨杰拉德家有深交的友人,这么告诉历史学家多丽丝·卡恩斯·古德温(Doris Kearns Goodwin):“他对女儿的爱……超乎他经历过的任何感受。”

身为长女的罗斯也完全没有让父亲失望,她既漂亮又聪明,是三个女儿中最受疼爱的。罗斯也以相同的爱回应父亲。“世界上绝对找不到任何人,可以和我的父亲相比拟,”她这么告诉古德温,“只要有他在的地方,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。”罗斯像她父亲一样个性外向、反应灵敏,他们俩在政治和社交世界里是如鱼得水。罗斯的母亲不喜欢出风头,喜欢待在家里陪伴家人,她重隐私、宁可隐世而居,于是罗斯就成了母亲的最佳替身。

想当然,菲茨杰拉德对追求大女儿的人有很高的期待。罗斯在多年后写道:“我父亲认为我既漂亮又有气质、聪明又迷人。”随着她年纪渐长,“他对此更坚信不疑。我想,当父亲的人,没有哪个觉得有男人配得上自己的女儿。”罗斯最后下了这样的结论。“但是我父亲在这方面简直无可救药。”罗斯抱怨,父亲不让她参加任何学校舞会,也不准她和男孩子交际。她觉得父亲太过保守、对她保护过头

了。只不过,年轻的乔和罗斯完全无视于甜心菲茨订的家规,两人早已认定了对方,经常瞒着父亲私会。

当时正值社会转向现代化的新世纪,罗斯早已下定决心,一定要参与日益蓬勃的女性自由运动。大批女性开始投入公共事务,不管在商业、零售业、医疗照护、法律、社会工作、教育、艺术等各行各业,都见得到她们的身影。女性受教育的机会逐渐普及,社交活动不再那么拘泥,政治上的权利也逐渐扩张了。虽然她们还没有投票权,但是可以通过妇女会、工会和渐进式的改革团体,对薪资、工作条件、市政、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相关立法进行游说。

上大学一直是罗斯的梦想,由于住在波士顿,所以这个梦想并非遥不可及。城里就有几所大学和学院,提供中产阶级和职业妇女职业和教育训练,这种机会可不是随处都有。十六岁的罗斯还没有到上大学的年纪,所以她决定,从多尔切斯特中学的高中课程毕业后,再留下来修一年预备课程,好为充满挑战的大学教育做更周全的准备。

在罗斯考虑要念大学时,提供女性高等教育的天主教机构还不多。虽然天主教设立学校行之有年,但是大多不提供大学学位,当时刚开始着手设立的私立天主教学院和大学,也都只招收男性。不过,位在波士顿地区的非教会学院、新教徒学院和卫理公会(Methodist)学院,像是西蒙斯大学(Simmons)、哈佛、维斯理学院(Wellesley)和波士顿大学(Boston University),都招收女学生,有些是直接招生,有些则是以附属学校的方式招生,像是哈佛的拉德克利夫学院(Radcliffe),就是将女同学安排在不同教室上课。

另外,天主教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系统,也在这个时候逐渐

具备雏形。当时天主教学生在公立学校遭受到歧视或霸凌的情况日益猖獗,当地的大主教约翰·威廉斯(John Williams)对此感到不满,便于一八八〇年代起,着手筹备天主教的教区学校。波士顿婆罗门担心,天主教会这么大的动作,会动摇文明社会的根基,让他们珍视的清教徒价值荡然无存。新教教派一直是私立学校的主流,但是就连公立学校的课程内容,也受新英格兰扬基贵族和新教徒高层掌控超过两个世纪了。如果他们无法先掌控让谁来教这些爱尔兰裔的学生,就掌控不了爱尔兰裔的族群。

这个计划,主要是通过附属教会的小学校开始展开,很快地,波士顿的天主教学校不断增加。尽管这些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,但是有一群热忱的修女和非教派老师们,很认真地提出一些不输给其他新英格兰公私立学校的教学计划。到了一九〇〇年,在以移民者为大宗的市中心,公立学校已经容纳不了大量移民了,于是天主教学校便被视为“公立教育系统的安全阀”,可以帮忙接收一些学生。除了一般的学术课程,有些教区学校还提供职业训练课程,协助学生获得一技之长,可以尽快脱离贫困。

菲茨杰拉德市长虽然是天主教的公众人物,却深信公共教育的重要。他的弟弟亨利·菲茨杰拉德表示,菲茨杰拉德市长把罗斯和她的兄弟姐妹都送去协和公立学校(Concord public schools),因为他认为“想要在世界崭露头角,公立学校才是最好的训练基地”。

他的这项决定,明显违背了波士顿大主教区的期待。

在大主教威廉·奥康奈尔(William O'Connell)的领导下,即使天主教学校的表现不如一般学校,教区内的天主教家庭,还是都把孩子送进了天主教学校。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神学家则希望,天主教